灯花

“毁古迹建新城”折射文化沙漠化

张西流

坐落在河南新郑的『安氏大院』，作为一座百年文化古建，南水北调曾为其『让道』，如今却敌不过当地政府的『合村并城』，面临『限期拆除』的危险。所幸的是，当地尽管宣布了这座文化古建的『死刑』，但尚未『立即执行』，在文物保护志愿者的呼吁和文物部门的干预下，还有一线生机。问题是，即便保住了这座文化古建，却难以遏制各地『毁古建造新城』的政绩冲动。

在去年年末结束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，『记得住乡愁』，成为一种主流声音。而文化古建，是『记得住乡愁』的重要载体之一。『安氏大院』面临的困境，表明毁古建造新城乱象，至今仍未能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。

古城、古址和古建筑等文物，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，它集历史、文物、艺术、文化、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身，集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；因此，每一个能够保留下来的文物，都有着厚重的文化支撑和延续。比如，多地省市文保单位让位房产开发，变身别墅、餐馆，甚至洗脚城，古建筑被经济利益所裹挟；无疑是对文物尊严的亵渎，甚至是对历史文化的背叛。

毁古迹造新城，折射出对文物的监管和保护，如瓷器一样脆弱，值得当今社会反思。

井冈山的小姑娘

宋 利

黄洋界，1928年8月，就是在这片林海之中，红军将士和井冈山的民众取得了以少胜多的伟大胜利。我拾级而上，忽地，一股微风，一个小姑娘跑了过来。她大约八九岁，脖子上系着鲜红的红领巾，手里拎着一个装满空塑料瓶的袋子，脸上道道汗迹。啊，她是奔我即要喝完的“娃娃哈”瓶而来。我大口喝尽剩下的水，将空瓶子给她，她腼腆地笑笑，轻声说：“谢谢叔叔”。然后，飞跑过去。我望着小姑娘的背影，发现她竟赤着双脚。

7月的黄洋界，烈日炎炎，骄阳似火。阵风吹来，热浪滚滚，无处可藏。我一手摇着扇子，一手拿着新启开的“娃娃哈”水，气喘吁吁地登山了山峰。看着当年模糊的战壕，眺望山的对面，眼前浮起了“山下旌旗在望，山头鼓角相闻，敌军围困万千重，我自岿然不动”的历史画面。多么英勇的红军战士啊，多么坚定的井冈山民众啊，是他们使井冈山的星火，燎原了全中国。

从黄洋界下山，又见到那个小姑娘飞跑过来。还是那条红领巾，还是那双赤脚，唯有变化的是那张小脸上的汗迹连成了片，不知用手摸了多少次。我又将喝尽的瓶子给了她。她仍是腼腆地笑笑，轻声地说“谢谢叔叔”。趁她蹲在地上捡废弃的塑料瓶之机，我问她“捡这个做什么？”她说“换钱。”“换钱干什么？”我问。“你猜？”她那黑黑的眼睛一闪一闪，显得十分神秘。我看了她那双赤脚，急切地问“你为什么不穿鞋呢？”“这还不知道”，她睁大眼睛说“爷爷说走山路最磨鞋。”说完一蹦一跳地跑了。

傍晚，在停车场我又遇到那了小姑娘。她用一根一米多长的毛竹挑了两大包塑料瓶。我赶紧走了过去，拿出100元钱说“小姑娘这些瓶子卖我吧。”她咯咯地笑了，“叔叔，这才能卖13元1毛。”我说“这钱给你了。”她立刻紧张了起来，板着脸说“爷爷说，不能要别人的钱。”说完甩头而去，两大包瓶子随着身体的摆动来回摇晃，她那矮小的身影迅速消失在林海之中，唯有那红领巾一跳一跳，似一团火。

宾馆丰盛的晚餐，我没有一丝胃口。那个小姑娘始终在我眼前或隐或现。我责怪自己，在停车场为啥没有给她买双鞋呢。这种责怪一直持续至今，成为我了却不下的心病，偶尔那个小姑娘还在我眼前或隐或现。

春雨孕绿

陈光新

阳春三月，莺飞草长，满眼新绿，真是一场春雨一场新。清晨进到公园里晨练，水泥小径上还存有雨后的积水，泥土地上湿漉漉的，小草为大地铺上了绿色的地毯。

当我来到那几株高大的白杨树下时，听到树上传来喜鹊的“呱呱”啼叫。记得十几天以前，白杨树先是长出嫩嫩的叶芽。嫩叶一天天长大，半个月以后就把喜鹊的爱巢给完全地隐蔽起来。此时，喜鹊夫妇正在其中安享甜蜜爱情，孕育新的生命。

地沟油自述

吴兴人

我叫地沟油，或名“泔水油”。我的出身不大光彩，因为我出于厨余，生于阴沟，不见天日，污垢混杂。我本来面目不堪入目，黑腻腻，臭烘烘。但是，各位对我的了解，可能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狭义的地沟油是指餐馆、宾馆厨房在烹饪的过程中废弃的油脂，即大部分人生活中常见的，被“两个桶，一个勺的人”，从“下水道”所捞出来的油脂；我还有一位同宗兄弟，名叫“老油”，是指经过多次煎炸，或长时间、反复使用的油。但是，老油的卖相和成色，要比“泔水油”好看得多，因而更受油老板的青睐。

我从阴沟洞里出来后，是怎么堂而皇之地登上餐桌的呢？这个过程，说穿了，也不复杂：第一步是脱色，老板将我倒入过滤机，加入一种“白土”，产生化学反应，原本的黑褐色转眼间变得清澈透明。经过这样一番“转身”后，我很容易逃脱卫生部门的检查；第二步就是水洗，再把我倒进一个大水池不停搅拌，去除杂质，也是再一次脱色，我就和纯正的豆油没多大的差别了；而最后的一步是真空，就是把我放进一个真空罐加温，去除异味。经过这样三道工序，我就摇身一变，成了食用油，再通过特定的销售渠道进入各大小餐馆。

这十几年来，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，你在餐馆里吃10顿饭，就有1顿饭是用我做的菜。虽然价廉物不美，但许多唯利是图的餐馆老板乐于用我来烧菜，因为可以多赚钞票。至于有些大型快餐企业，不经过净化，就把那些炸东西使用过的“老油”，重复使用或添加一些新油后循环使用，以节省成本，也是很寻常的事儿。有的正宗的制油企业也会偷偷地将我兑入生产的食用油中，反正老百姓也不会去化验。

从表面上看，我的外观和成品油差别不大，但在内里，各位大概不晓得：我的毒性胜过砒霜。这可不是开玩笑。专家们经过检测，发现我体内最可怕的危害物是黄曲霉素。它的毒性是砒霜的100倍。你们一不小心吃了用我烧出来的“美味佳肴”，会破坏白血球和消化道黏膜，引起食物中毒，甚至致癌。吃了含铅量超标的地沟油做成的食品，会引起中毒性肝病等毛病。

最近，我的严重问题引起了总书记的关注。他在听取北京市市政管委负责人生活垃圾处理情况时问：“地沟油去哪儿了？没有去搞麻辣烫吧。”那位负责人回答，北京各区都建了废弃油脂处理厂，每年回收废弃油脂10万吨。这几年来，各地都对我加大了打击力度。

不过，有的专家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：“地沟油是用错了的资源，加以合理利用，可以成为很好的生物能源。”现在政府的钱不是花在吃上，而是花在对我的处理上了。我还是很感激政府给了我一个“重新做油”的机会。因为不管怎么说，我毕竟是一种油，是一种能源。把我一扔了之，也是浪费。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，可以经过一系列的精密处理，能把我变成汽油或柴油，让我飞上天或乘汽车。从今年起，上海将加速餐厨废弃物的利用率，将我转化为生物柴油供本市公交车使用。目前上海已有公交车开始应用这种含有10%餐厨废弃油脂的混合燃料，到今年年底，上海将有千辆公交车能“喝上地沟油”。这样，我总算也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出点力。

遍地油菜花

龚伟明

去年年底，马鞍山长江大桥连贯安徽江苏，让我们来回节省了不少时间。今年大地回暖，原先萧瑟的长江南北大地，开始泛绿。三月里，有一天过桥，我忽然发现车窗外，一大片一大片的金黄色引人注目，不用猜，就是油菜花了。

每月经过这里几次，在高速公路上忽略车窗外的景色，我理解为审美疲劳。这遍地的油菜花，让我一下子兴奋起来，如此赏心悦目，能够相伴一程，岂不美哉？快哉？不由得想起某年某天特意赶到某地看油菜花，比起铺散在沿途宽阔田野上的油菜花，那里的缺乏连绵壮观的气派，只是名声大了点而已。

这一带沿途，几处山峦起伏，更多的是平原。油菜花开得极盛极浓的日子里，有两样东西在田野里也呈规模之势。一是麦田铺展。我看方块的油菜花，长条的油菜花，斜片的油菜花，几何形般镶嵌在麦田间，又高过麦苗，风头是让油菜花出了。二是桃花群开。自古文人说桃花羞如美人脸，不可否认，粉红色是另一种美。不过，若论气势，不及油菜花了。

过马鞍山长江大桥看沿途的油菜花，是远眺，尽管匆匆，却可以感受坦荡的豪情，我喜欢油菜花向天尽情释放的气场。在我现在工作的县城里，油菜花也随处可见。四月初的一天傍晚，我们几位同事外出办事，汽车在乡间水泥路上行驶，看着两旁金黄浓烈的油菜花，有同事忍不住开了车窗，要闻香味。我们还看到几排蜂箱，盔甲一样穿戴的养蜂人正忙着。蜂箱和养蜂人，让我们心田酿造着甜蜜二字。

我办公室窗前，马路对面有条小河。三、四月里，河坡上也开出了一片茂盛的油菜花。经常经过，即使合上眼帘，我也能够想起油菜花底部苍绿的老叶、葳蕤的茎干、碎小的花朵，会想起一只蜜蜂悄无声息地在金黄的花蕊中忙碌的情景。我还会想起冬季里，它们还是青青菜叶时，沐浴着雨水、雪花和阳光，默默生长。春季水大，小河流水盈盈。我们公司就矗立在小河旁边。可喜的是，我们生产中产生的废水污水，每天经过污水处理站处理后零排放，全部回用到公司再生产，保护了这条小河，保护了附近的油菜花。

我写这篇短文时，公司对面河坡的油菜花间，不少茎干上，花儿大多已失去踪影，布满了刀状般细长翠绿的油菜子荚。我想，马鞍山长江大桥一带无数的油菜花，也该凋谢花朵，结油菜子荚了。

1 2
3 4

细节决定成败

谈芳波

夕宵灯谜

陶宽汝

丈量

（三字高校用语）

昨日谜面：白前

（影片）

谜底：《在云端》（注：白、云，说；前，前端。谜面为中药名）

冷 子

李星涛

冷子是粥。真正的冷子只有在小满和芒种这段时间里才可烧熬出来。

冷子制作的原料是新鲜的麦粒，而且是灌浆不久的麦粒。这时候的麦粒身子冷青，手感疲软，颜色发亮，掐开刚冒白汁。倘若用隔年的麦粒来做冷子，其汤色和味道都要比当年的差远了。先从麦地里采收回一些麦穗，揉搓出麦粒，簸箕里扬去麦屑，直接放进自家小石磨里拐磨。磨出的稠嘟嘟麦浆放进锅里，加点水，熬出的粥就是冷子。麦粒只磨三遍做出的冷子叫大冷子，麦粒磨上六七遍熬出的叫小冷子。

大冷子汤色青黑，较为冷清，喝起来寡汤沥水的，但汤里刚磨烂的麦粒吃起来，不仅肉筋，而且还带有嫩麦粒特有的甜腥。小冷子呢，汤色青黄，黏稠而富有质感，喝起来滑溜溜的，带有淡淡的水腥味。无论是大冷子还是小冷子，都必须用文火慢慢熬上半天。只有这样，麦香味儿才能被缓缓释放出来，形成冷子清爽微甜的口感。也有人喜欢将磨好的麦浆发酵半天，这才熬制成冷子，其味稍酸，后尾上扬着麦芽的清苦，口感更是清朗。

冷子本是家乡父老于青黄不接之时用以度过饥荒的稀粥，未想到竟会渐渐演变成淮北平原上独特的美食。上周五一回家，听到二婶家小石磨“呼呼”转动的声音，禁不住唾津潜溢。中午，我特意从二婶家盛来一大碗大冷子，直喝得满头大汗，却稀稀溜溜不肯住嘴。

最美的梦

李冷路

羽妻啊！你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两年了，我和孩子们非常想念你，时常念叨你健在时的一切。我是刻意不敢回想你卧在病榻上的吃力喘息、痛苦呻吟。我尽量缅怀那些令人欣慰、欢愉的事情，使之重新展现在眼前……

有次保姆小彭站在你床前高喊：“太阳上床了，陈老师，起床啦！”你却慵懒地说：“让我再困一歇！”我听了非常开心，我本想你卧病在床，动弹不得，筋骨酸痛，该是桩难熬无奈的苦事，你却用婉转的口气说“让我再困一歇！”说明你睡得很香甜，怎不令我非常慰藉。

我们的小女儿小妹，她的孙女一岁，梳个桃子头，皮肤白皙，口鼻端正，眼睛明亮，非常俊美。有天，小妹抱着她到你床边喊：“姆妈，小毛头来看侬啦！”你似乎睡眼惺忪，惊醒了，瞅着，非常激动地说：“喔，小毛头真好白相，小毛头真好白相！”这两句话却传递了你具有强大磁力的爱心。

有一天晚间，我和女儿们一起看电视，见一宣传销售虾饼的广告，看到那些黄澄澄流油的虾饼，我不由自主地说：“这种虾饼真好吃。”想不到卧在床上的你紧接着用软糯的吴语说：“格末，拿点来娘！”我听了更加高兴，你原本是吃半流质的，现在也想吃虾饼，说明你食欲在增强，康复在望，我们全家怎不颔手称庆。

可是，天不从人愿，2012年3月31日你竟不顾我们的万分伤痛，倏然离开我们走了！我要重温我俩那种形影相随、书画互娱的温馨生活，只有在梦里去追寻了。

可是你竟杳如黄鹤，在上界不知你云游到哪里去了，迟迟不入梦。

“望穿秋水，不见伊人的倩影”这种凄苦情状，有了转机，大概你倦游归来，今年倒有几次相聚的梦景，我时常咀嚼回味，以慰我衰年丧偶的枯寂心灵……

1月18日晚保姆帮我换被褥，换上你时常盖用的四件套，粉红底色缀有牡丹图案，显得艳丽吉庆。那晚，我觉得你就睡在我右边。忽然，你说要解手了，我就帮你开电灯，呱嗒呱嗒两下开不亮，我说：“电灯坏脱勒，你就摸黑去上厕所吧！”你掀被起床趿着拖鞋走了。你竟没有回来，我一急就醒了，原来是一场春梦。

2月2日晚，我梦见我们两人一起吃饭，也不知在食堂还是饭店，你盛的那碗饭高耸起来，四周还贴上几片饭，我看了惊呼起来：“啊哟，你不能这样吃的，莫怪要生糖尿病了！”

我向来不吃肥肉的，这时嚼着一块走油肉，连说：“蛮好吃格，蛮好吃格。”2月21日梦境：大雨滂沱，我左手挽着你的腰右手撑着断了一根骨子的破伞，把好的一面遮住你的身躯，我们切察切察踏着水街走回去，很开心。时钟响了一下，我惊醒过来见是早上6:30，自嘲怎么白日会做梦！？

3月21日春分，那晚我梦见我俩住在一个白璧无瑕的亭子间里，窗外蓝天白云，阳光灿烂，室内画桌上摆着一盆盘根错节的枸杞藤，枝叶繁茂，果实艳如红宝石。你刚画好一幅带露牡丹，我帮你写题款：“春光入苑花容艳”还写了“甲午初春陈羽画”盖上你的名章，右下角盖扬州祝竹先生赠刻的押角章，文曰：“丹青不知老将至”。意思是说你酷爱丹青，心灵是会不知老的。诚然，你是我心中永远年轻的另一半。

殷切期待你频频入梦，别让我翘首遥盼啊！